周作人

童话研究

周作人（1885～1976），男，浙江绍兴人。著名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民俗学家，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首倡者和发起人。他的言论及其研究成果，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民俗学方面的代表作有《周作人民俗学论集》等。

一

童话之源盖出于世说，惟世说载事，信如固有，时地人物，咸具定名，童话则漠然无所指尺，此其大别也。生民之初，未有文史，而人知渐启，鉴于自然之神化，人事之繁变，辄复综所征受，作为神话世说，寄其印感，迨教化迭嬗，信守亦移，传说转昧，流为童话。征诸上国，大较如是，而荒服野人，闻异邦童话，则恒附以神人之名，录为世说用之。二者之间，本无大埂，惟以化俗之殊，乃生转移而已。

故今言童话，不能不兼及世说，而其本原解释则当于比较神话学求之。自文教大敷，群俗悉革，及今而闻在昔之谈，已谊与时湮，莫得通释，西方学者多比附事实，或寻绎语源，求通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指，而涂附之说，适长歧误，及英人安德路朗出，以人类学法为之比量。古说荒唐，今昧其意，然绝域野人，独能领会，征其礼俗，诡异相类，取以印证，一一弥合，乃知神话真诠，原本风习，今所谓无稽之言、其在当时，乃实文明之信史也。

原始文明之见于神话者，大较二本。一本于思想，一本于制度，二者亦复交互出入。原人之教多为精灵信仰，意谓人禽木石皆秉生气，形躯虽异，而精魂无间，能自出入，附形而止，由是推衍，生神话之变形式。人兽一视，而物力尤暴，怨可为敌，恩可为亲，因生兽友及物婚式。崇兽为祖，立图腾之制，其法不食同宗之兽，同徽为妃，法为不敬，男子必外婚，以劫夺为礼，因生盗女式。复次，形神分立，故躯体虽殒，招魂可活，因生回生式，而藏魂及生死符诸式隶之。又以联念作用，虚实相接，斯有感应魔术，能以分及全，诅爪发呼名氏而贼其身，因生禁名式。传家以幼，位在灶下，因生季子式。异族相食，因生食人式，用人祭鬼，亦多有之。以上所言，皆其荦荦大者，足见一例，若详细疏引，则更仆不能尽也。

又如童话（及世说在中）言帝王之事，虽状至尊严，而躬亲操作，不异常人。希腊史诗《奥德赛》记王与牧人为友，门前即为豕苙，奥德修斯至代该亚之岛，则见王女浣衣河干。格林所集童话，亦有云，昔在此乡，有小王数人，散居山陂间。依此数例，部落遗风，约略可见，所谓王者实即酋长，且王女下嫁，及于厮养，位不传子而归赘婿，斯与母统时代婚姻嗣续之法，正相合也。

凡童话言男子求婚，往往先历诸难而后得之，末复罗列群女，状貌如一，使自辨别。今世亦故有此习，匈牙利乡曲婚夕，新妇偕二女伴匿帷后，令男子中之，法国罗梭之地亦然，马莱、埃及、苏鲁诸国皆有此俗。其意本非相难，但故为迷乱，俾不得狡辩。盖古人初旨，男女伴合，谊至神秘，故作此诸仪式，以攘

不若，如今欧俗新妇成礼，多从女伴，正其遗风，越中亦犹有伴姑之名。

又童话多言劫女事，则上古盗婚之遗。所言皆具人形，而非异物，故与物婚式殊类。其人率为巨人，或枳首一目而止，日耳曼童话多言侏儒，法、英诸邦则有地中人曰弗黎（Faerie）爰尔兰人讳其名曰善人，皆能取人间子女，顾案其实，乃不过昔之胜民，或为异族。希腊荷马诗中有赖尸屈列刚，居夜半日出之地者，实北欧之先民也。盖异族逼处，各怀畏心，而胜民窜迹于深密之地，状至委琐，洎夫时异境迁，记忆转晦，传说古事，但存仿佛，故强者有若巨人，弱者有若侏儒，附会神怪，爰成此说。中国童话虽鲜有此，然《山海经》所记多有三身一臂之民，亦此意也。

二

今将就中国童话，少加证释，以为实例。第久经散逸，又复无人采辑，几将荡然，故今兹所及，但以儿时所闻者为主，虽止一二丛残之作，又限于越地，深恨阙漏，然不得已，尚期他日广搜遍集，更治理之耳。

越童话有《蛇郎》者，略云：樵人有三女，一日入山，问女所欲，幼者乞得鲜花一枝，樵方折华，乃遇蛇郎，言当以一女见妻，否则相噬。季女请往，他日其姊造访，妒其富美，诱使窥池，溺而杀之，自以身代。女死化为鸟（越俗名清水鸟多就清水池取虫蛆为食），哀鸣树间，姊复杀之（一作溺泔水缸中死之），埋诸园中，因生枣木。蛇郎食之，其实甚甘，姊若取啖，皆化毛虫，乃伐以为灶下榻。蛇郎用之甚适，姊坐辄蹶，又碎而然之，木乃暴裂，中姊之目，遂瞽（一作火发烂姊手遂废）。

此犹欧洲童话之《美与兽》一类，所谓物婚式也。蛮荒之

民，人兽等视，长蛇封豕，特人之甲而毛者，本非异物，故婚媾可通，况图腾之谊方在民心，则于物婚之事，纵不谓能见之当世，若曰古昔有之，斯乃深信不疑者也。东方之俗，有凭托术数，以人配鸟或树，用为诃禁者，如印度人所为，谓能厌丧偶，正古风之遗留也。

物婚式童话最为近纯，其中兽偶，皆信为异类。北美土人传说，多有妇人与蛇为匹，极地居人亦言女嫁蝘蜓事，其关于图腾起源者传说尤众。中国所传盘瓠之民，即其一例。迨及后世，渐见修饰，则其物能变形为人，或本为人类而为魔术所制者，西方《美与兽》之说，为其第三类，盖其初为物，次为物彪，又次为人，变化之迹，大较如此也。

此式童话中，多具折华一节，盖亦属于禁制，又以草木万物皆有精灵，妄肆摧折，会遭其怒，故野人获兽，必祝其鬼，或诿咎于弓矢，伐木则折枝插地，代其居宅，俾游魂有依，不为厉也，于此仿佛可见遗意。

化鸟一节，多见之故妻式童话中，大都由人以术化女为鸟或鱼鹿等，而自代之，其人率为妖巫，或为后母，或为女姊，鸟自鸣冤，复得解脱，置罪人于法。新希腊一说，有奴溺女于井，化而为鳢，奴伪为主妇，取鳢杀之，弃骨园中，化为柠檬，复伐作薪，木语老仆，以株击上下，女得更生，此与回生式中埃及之兄弟传说近似，惟男女易性而已。

易女之事，亦可以实例明之。原民婚礼，夫妇幽会，不及明而别，至生子乃始相见，欧土乡曲亦有新婚之夕不相觌面者，中国新妇之绛巾，亦其遗意。童话中如希腊之《爱与心》（见亚普刘思著《变形记》卷四至六）亦言女不守约，中夜然（燃）火窥夫，遂即离散，所谓破禁式者，即由此意。由是推引，故合昏既久而中道代易，弗及觉察，正为常事。蛇郎以姊大足而面多瘢痕为怪，姊诡言由于操作及枕麻袋故尔，则殆后世夸饰。盖世说之

初，以宗教族类之关系，务主保守，故少变易，迨为童话，威严已去，且文化转变，本谊渐晦，则率加以润色，肆意增削缘附以为诠释，此童话分子之所以杂糅也。

童话述兄弟或姊妹共举一事，少者恒成，或独贤良，说者谓长兄既先尝试，相继败绩，终及少子，故必成事，此或行文之法使尔，然征诸史事，乃别有故。欧洲中世有所谓季子权者，法以末子传家，无子则传末女，英国13世纪时犹有行者，东方鞑靼诸族亦有此制。论者谓诸子既长，出为公民，不复数为家人，故以幼子承业，若人情之爱少子，盖亦为之傅助，以成此俗，今遗迹之见于童话者，人称季女式（或季子式），蛇郎亦其一也。

国民传说虽与民歌异格，而杂用韵语者亦多有之，盖叙说之中，意有特重，则出以歌吟，如蛇郎欲得樵人女，长姊皆不可，季曰，不可吞爹吃，宁可嫁蛇郎，是也。此外尚有数语，皆为其例，亦有方言未见正字，而精意所在，不可移易，但应疏注而存之者，此采录童话者所应将意也。

三

又有《老虎外婆》者，略云：母有二女，一日宁家，因止宿焉。夕有虎至，伪言母归，及夜共卧，即杀幼女食之，长女闻声询其何作，日方食鸡骨头糕干也，女乞分啖，乃掷一指予之，女惧谋逸，诡言欲溲，便命溺被中，女诿以被冷，乃索足带牵之，女以带端系溺器盖上，登树匿，虎曳带不见有人，乞猿往捕，猿堕地死，卒不能得（江西一说为猩猩而无使猿捕女事）。

此为食人式之一例。希腊史诗言奥德修斯遇圜目之民，其事最著。异族相食，本于蛮荒习俗，人所共知，其原由于食俭，或雪愤报仇，又因感应魔术，以为食其肉者并有其德，故敢啖之，冀分死者之勇气，今日本俗谓妊娠者食兔肉令子唇缺（ 《博物志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亦云），越俗亦谓食羊蹄者令足健，食羊睛可以愈目疾，犹有此意也。

童话中食人者多为厉鬼，或为神自吞其子，今所举者则为妖巫类。上古之时，用人以祭，而巫觋承其事，逮后淫祀虽废，传说终存，遂以食人之恶德属于巫师（食人之国祭后巫医酋长分胙各得佳肉），故今之妖媪，实古昔地母之女巫，欧洲中世犹信是说，谓老妪窃食小儿，捕得辄焚杀之，与童话所言，可相印证。俄国童话则别称巴巴耶迦（baba yaga），居鸡脚舍中，日本日山姥，亦云山母，皆为丑媪，未尝异人，老虎外婆正亦此类，惟以奇俗骇人，因传兽名，殆非原谊。越中一说有称野扁婆者，未详其意，但亦人类，不言有毛。老虎外婆中言女欲秉火出迎，虎止勿须，坐瓮上，藏其尾，又卧时女怪其毛毿毿然，虎以被裘自解，恐皆后出，以为前言文饰者也。

日本肥后天草岛亦有一说，言有三子，名豆大豆次豆三，山姥入其家，夜取豆三啖之，问何声响，答曰食泽庵渍芦菔也，又索者，亦予一指，二人思遁，豆次言欲溺，山姥令溺庭间（方言谓室中泥地），曰恐为庭神所怒，遂得脱，匿井边桃树上，山姥窥水见影，追之，坠地而死。其后又言坠处适在荞麦田中，流血渍麦，故荞麦之壳至今赤色，则转为物原传说，但论大体与老虎外婆甚肖，虑非孤生也。山姥而外，犹有山男山女诸名，然皆不为害，其食人者，惟妖鬼与媪而已（北欧俗忌，晨出遇老妪以为不祥）。

国民传说，原始之时类甚简单，大抵限于一事，后渐集数式为一，虽中心同意，而首尾离合，故极其繁变，如上举二式，同为食人，节目亦近，而终乃变异，一为物原传说，一为动物故事，可以见矣。老虎外婆令猿追女，猿以绳绕颈，缘树而上，女惶迫溺下，猿呼热，虎误解为曳（热曳越音相近），即曳其绳，猿遂缢死，其结束重在猿虎因缘，与《老虎怕漏》同，此特多滑

稽之趣而已。

老虎怕漏者，有虎人人家，闻二人言，甲云虎可畏，乙云漏尤可畏。时方有盗马者来，见虎误为马，跨之而去，虎以为漏也，亦大惧，天明始知，盗避树上，虎偕猿来，亦不胜而死。日本大隅传说，与此相同，惟云主人见虎误为马逸，追之入山，闻败庙中有声，探得猿尾，力拔之，尾绝，故今猿皆赤臀。童话中猿虎事常相因，《老虎外婆》篇中饰人为虎，因袭屋漏中猿事入之，虑非其所固有者也。

以上所言，但就一二越中童话，少加解绎，以为一例。传说残阙，鲜可征对，但据一见以为听断，荒落之处，盖无可免。其次，童话亦函动物故事（略如寓言而不必含有义训者）笑谈（如越中所传呆女婿故事）诸体，第其本事非根民俗，无待征证而后明了，故不具论，又若世说，当别考索，兹亦不及也。

四

依人类学法研究童话，其用在探讨民俗，阐章史事，而传说本谊亦得发明，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，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。盖童话者（兼世说）原人之文学，茫昧初觉，与自然接，忽有感婴，是非畏懔即为赞叹，本是印象，发为言词，无间雅乱，或当祭典，用以宣诵先德，或会间暇，因以道说异闻，已及妇孺相娱，乐师所唱，虽庄愉不同，而为心声所寄，乃无有异，外景所临，中怀自应，力求表见，有不能自己者，此固人类之同然，而艺文真谛亦即在是，故探文章之源者，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。

民歌者盖与童话同质，特着以韵言，便于歌吟，其变则有史诗，犹世说之与童话，四者类似而复差别，介其间者曰歌传，歌谣陈说互相间隔（中国所行市本仿佛似之，又传奇院本起源疑亦

与此相关），殆童话之中，多人韵语，或民歌转变，将为散文而未成者也。史诗世说，大都篇章长广，词旨庄重，所叙率神祗帝王及古英雄事迹，亦有说山川城塞诸故事者，上古王侯长老之所信守（神话学上称高级神话），民歌童话则皆简短，记志物事。飘忽无主，齐民皆得享乐，为怡悦之资（称亚级神话），其在文学，则一为古之史册，一为古之诗词，后世著作皆承此出。今之文史，于各国史诗及北方世说，加以论录，而其余盖阙，近世乃有征引民歌以明诗之本原者，其在童话正无所异，或称之为小说之胚胎，殆至当也。

童话取材大旨同一，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，乃令华朴自殊，各含其英，发为文学，亦复如此，可一一读而识之。如爱尔兰童话，率美艳幽怪，富于神思，斯拉夫居阴寒之地，所言深于迷信，憯烈可怖，与南方法伊之国多婉冶之思者殊矣。东方思想浓郁而夸诞，传叙故极曼衍，如一千零一夜（通俗称为《天方夜谭》）之书可见，多岛海童话亦优美多诗味，马达斯加所传，特极冗长，在虾夷、澳洲诸族，则以简洁胜，莽民及蔼思吉摩文化疏末，犹近古石器时代，凡所著述亦最近自然。日本文教虽承中国之流，而其民爱物色，多美感，洒脱清丽，故童话亦幽美可赏，胜于华土，与他艺术同也。

童话作于洪古，及今读者已昧其指归，而野人独得欣赏其在上国，凡乡曲居民及儿童辈亦犹喜闻之，宅境虽殊而精神未违，因得仿佛通其意趣。故童话者亦谓儿童之文学。今世学者主张多欲用之教育，商兑之言，扬抑未定；扬之者以为表发因缘，可以辅德政，论列动植，可以知生象，抑之者又谓荒唐之言，恐将增长迷误，若姑妄言之，则无异诏以面谩。顾二者言有正负，而于童话正谊，皆未为得也。

盖凡欲以童话为教育者，当勿忘童话为物亦艺术之一，其作用之范围，当比论他艺术而断之，其与教本，区以别矣。故童话

者，其能在表见，所希在享受，攫激心灵，令起追求以上遂也。是余效益，皆为副支，本末失正，斯昧其义。有若传奇，亦艺文之一，以其景写人生，故可假以讨论世故（即社会剧），或以扬榷国闻，然必首具文德，乃始可贵，不然则但得比于常谈，盖喻道益智，未为尽文章之能事也。

童话之用，见于教育者，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，日即繁富，感受之力亦益聪疾，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，即以此为之始基，人事繁变，非儿童所能会通，童话所言社会生活，大旨都具，而特化以单纯，观察之方亦至简直，故闻其事即得了知人生大意，为入世之资。且童话多及神怪，并超逸自然不可思议之事，是令儿童穆然深思，起宗教思想，盖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，儿童之宗教亦犹原人，始于精灵信仰，渐自推移，以至神道，若或自迷执，或得超脱，则但视性习之差，自定其趋。又如童话所言实物，多系习见，用以教示儿童，使多识名言，则有益于诵习，且以多述鸟兽草木之事，因与天物相亲，而知自然之大且美，斯皆效用之显见者也。

又童话于人地时三者皆无限制，且不著撰述名字，凡所论述，悉本客观，于童蒙之心正相遥应，逮知虑渐周，能于文字之中领略著者特性，则有人为童话（与自然童话对）承其乏，如丹麦安徒生所著，或葺补旧闻，或抽发新绪，凡经陶冶，皆各浑成，而个性自在，见于行间，盖以童话而接于醇诗者，故可贵也。

综上所言，足知童话者，幼稚时代之文学，故原人所好，幼儿亦好之，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。今之教者，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，即以所固有之文学（儿歌童话等）为之解喻，所以启发其性灵，使顺应自然，发达具足，然后进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，使自体会，以择所趋，固未为晚，若入学之初，即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，则非特弗克受解，而聪明知力不得其用，亦将就

于废塞，日后诱掖，更益艰难，逆性之教育，非今日所宜有也。

中国童话自昔有之，越中人家皆以是娱小儿，乡村之间尤多存者，第未尝有人采录，任之散逸，近世俗化流行，古风衰歇，长者希复言之，稚子亦遂鲜有知之者，循是以往，不及一世，澌没将尽，收拾之功，能无急急也。格林之功绩，弗勒贝尔（Fröbel）之学说，出世既六十年，影响遍于全宇，而独遗于华土，抑何相见之晚欤。

（原载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》第一卷第 7 期，1913 年 8 月）

周作人

古童话释义

周作人（1885～1976），男，浙江绍兴人。著名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民俗学家，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首倡者和发起人。他的言论及其研究成果，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民俗学方面的代表作有《周作人民俗学论集》等。

中国自昔无童话之目，近始有坊本流行，商务童话第十四篇《玻璃鞋》发端云，“《无猫国》是诸君的第一本童话，在六年前刚才发现，从此诸君始识得讲故事的朋友，《无猫国》要算中国第一本童话，然世界上第一本童话要推这本《玻璃鞋》，在四千年前已出现于埃及国内”云云，实乃不然，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，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，见晋唐小说，特多归诸志怪之中，莫为辨别耳。今略举数例，附以解说，俾知其本来意旨，与荒唐造作之言，固自有别。用童话者，当上采古籍之遗留，下集口碑所传道，次更远求异文，补其缺少，庶为富足，然而非所望于并代矣。

其一《吴洞》

南人相传，秦汉间有洞主吴氏，土人呼为吴洞，娶两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妻。一妻卒，有女名叶限，少慧，善陶金，父爱之，末岁父卒，为后母所苦，常令樵险汲深。时尝得一鳞，二寸余，赪鬐金目，遂潜养于盆水，日日长，易数器，大不能受，乃投于后池中，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。女至池，鱼必露首枕岸，他人至不复出，其母知之，每伺之，鱼未尝见也。因诈女曰，尔无劳乎，吾为尔新其襦，乃易其敝衣，令汲于他泉，计里数百也，母徐衣其女衣，袖利刃，行向池呼鱼，鱼即出首，因斫杀之。鱼已长尺余，膳其肉，味倍常鱼，藏其骨于郁栖之下。逾日，女至向池，不复见鱼矣，乃哭于野，忽有人被发毳衣，自天而降，慰女曰，尔无哭，尔母杀尔鱼矣，骨在粪下，尔归可取鱼骨，藏于室，所须第祈之，当随尔也。女用其言，金玑衣食随欲而具。及洞节，母往令女守庭果，女伺母行远，亦往，衣翠纺上衣，蹑金履，母所生女认之，谓母曰，此甚似姊也。母亦疑之，女觉，遽反，遂遗一只履，为洞人所得。母归，但见女抱庭树眠，亦不之虑。其洞邻海岛，岛中有国名陀汗，兵强，王数十岛，水界数千里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。国主得之，命其左右履之，足小者履减一寸，乃令一国妇人履之，竟无一称者。其轻如毛，履石无声。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，遂禁锢而拷掠之，竟不知所从来，乃以是履弃之于道旁，即遍历人家捕之，若有女履者，捕之以告。陀汗王怪之，乃搜其室，得叶限，令履之而信。叶限因衣翠纺衣，蹑履而进，色若天人也。始具事于王，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，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，洞人哀之，埋于石坑，命曰懊女冢，洞人以为禖祀，求女必应。陀汗王至国，以叶限为上妇。一年，王贪求祈于鱼骨，宝玉无限，逾年不复应，王乃葬鱼骨于海岸，用珠百斛藏之，以金为际。至征卒叛时，将发以赡军，一夕为海潮所沦。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，士元本邕州洞中人，多记得

南中怪事。

按右《支诺皋》所载，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式。坊本《玻璃鞋》即其一种，辛特利者译言灰娘，今叶限之名谊虽不详，然其本末则合一也。中国童话当以此为最早。埃及传说今存者八篇未见此事，二世纪时埃利阿诺著史，中曾言希腊妓，罗陀比思浴川中，其屐为鹰衔去，坠埃及王怀中，物色得之为妃，略近似耳。今世流传本始为法人贝洛尔所录，在 17 世纪时，故柯古此篇应推首唱也。

此类童话中，恒有一物阴为女助，如牛马鸟蛇等，今则为一鱼。在蛮荒传说，其物即为女母，或母死后所化，或墓上物，盖太初信仰，物我等视，异类相偶，常见其说，灵魂不灭，易形复活，不昧前因，佑其后世，此第二悦之所本也。逮文化渐进，以异闻骇俗，则为之删改，如德国灰娘中，女以母墓木上白鸽之助，得诸衣饰，法国为女之教母，乃神女也。《玻璃鞋》本其说而线索中脱，乃觉兀突，吴洞之鱼当为母所化，观后母之刻意谋杀可见，否者或以图腾意谊，与死者有神秘之关系，而原本缺之，殆前传闻异词之故欤。

执履求女，各本皆同，其履或丝或金，或为玻璃，亦有以金环或一缕发为证，物色得之者。感应魔术有以分及全之法，凡得人一物者，即得有其一身，故生此式，又其发者以表颜色之美，其环或履者，以表手足之美，初无所异，埃及王得履，令求主者，曰屐主必美妇人，以有是美足也。吴洞述求女及禁治洞人，又祈鱼骨等，事较繁细，盖传说交错，非纯粹童话，当系本土世说，而柯古杂述之者耳。

其二《旁𧏛》

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，其远祖名旁𧏛。有弟一人，甚

有家财，其兄旁 𠰁 因分居，乞衣食。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，乃求蚕谷种于弟，弟蒸而与之， 𠰁 不知也。至蚕时，有一蚕生焉，日长寸余，居旬大如牛，食数树叶不足，其弟知之，伺间杀其蚕。经日四方百里内蚕飞集其家，国人谓之巨蚕，意其蚕之王也，四邻共缲之不供。谷唯一茎植焉，其穗长尺余，旁 𠰁 守之，忽为鸟所折衔去，旁 𠰁 逐之，上山五六里，鸟入一石罅，日没径黑，旁 𠰁 因止石侧。至夜半月明，见群小儿赤衣共戏，一小儿云，尔要何物。一曰，要酒。小儿露一金锥子击石，酒及尊悉具。一日，要食。又出之，饼饵羹炙罗于石上。良久，饮食而散，以金锥插于石罅。旁 𠰁 大喜，取其锥而还，所欲随击而办，因是富侔国力，常以珠玑赡其弟。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蚕谷事，乃谓旁 𠰁 试谷欺我，我或如兄得金锥也。旁 𠰁 知其愚，喻之不及，乃如其言。弟蚕之，止得一蚕，如常蚕。谷种之，复一茎，植焉，将熟，亦为鸟所衔，其弟大悦，随之入山，至鸟入处，遇群鬼怒曰，是窃余金锥者。乃执之，谓曰，尔欲为我筑糠三版乎，尔欲鼻长一丈乎。其弟请筑糠三版，三日饥困不成，求哀于鬼，乃拔其鼻，鼻知象而归。国人怪而聚观之，惭恚而卒。其后，子孙戏击锥求狼粪，因雷震，锥失所在。

又有《支诺皋》所载，此类童话多出一型，大抵一人得利，他人从而效之，乃至失败，颇有滑稽之趣。日本童话有《舌切雀》，言翁媪畜一雀，一日雀食浆衣粉糊，媪剪其舌斥之去，翁归往寻之，至雀居，大见款待，临行以葛笼为赠，翁择其轻者，中皆珍宝，媪欣羡亦往，负重者归，半途笼启，妖魔悉出，惊恐逃回，改行为善。此外，又有《花笑翁》及《瘤取》皆近似，而《瘤取》一篇尤妙。有翁病瘤，入山樵采，遇大风雨，匿树穴中，及雨霁忽闻人声，有鬼方酒宴，翁为所见，出而跳舞，鬼大悦，

命次日更来，取其瘤为质。邻翁亦有瘤，明日往舞甚拙，鬼怒，以瘤加其颊，乃负两瘤而归。与旁𠓛弟之鼻长一丈，皆多诸趣，可相仿佛也。

越中童话亦有《雀折足》一篇云，有媪见雀折足坠地，养之及愈纵去，雀衔南瓜子一粒来，媪种之，结一瓜，剖之皆黄金。邻媪折雀足，亦养之，雀报以瓜子，亦得一实，内乃粪秽。仿佛有彰善瘅恶之思，意东亚受佛教影响，故为独多，如衔环赠珠之类，见诸传记。欧洲亦有此式童话，大抵用诸季女式中，鲜有以翁媪作主人者，或亦因思想之异，东方固多趣于消极欤。

旁𠓛金锥为民俗中习见之物，中国俗信如意聚宝盆，正其著例。儿时闻童话，有石臼投物其中，越夕辄满，一夕邻妇误以鸡笼置臼上，粪屑坠落，次日臼满鸡粪，后遂不验。各国传说，或案或磨或箱不一，率能随意取物，用之不竭，盖原人所求首在衣食，而得滋不易，自尔生此思想。日本财神大黑天手持小槌，正与金锥类，又狂言《鬼子槌》一篇中，亦言鬼有隐身蓑笠及小槌，可如意求酒食也。

其三《女雀》

姑获鸟，夜飞昼藏，盖鬼车类，衣毛为飞鸟，脱毛为女人。名为天帝少女，一名夜行游女，一名钩星，一名隐飞鸟。无子，喜取人子养为子，人养小儿不可露其衣，此鸟度即取儿也，以血点其衣为验，故世人名为鬼鸟。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，不知自鸟，匍匐往，先得其所解毛衣藏之，即往就诸鸟，诸鸟各走就毛衣，衣之飞去，一鸟独不得去，男子取以为妇，生三女。其母后令女问父，知衣在积稻下，取衣飞去，后以衣迎三女，三女得衣，亦飞去。

又见郭氏《玄中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搜神记》同，但作

豫章新喻县，又《水经注》引《玄中记》，阳新男子于水次得女雀，遂与共居，生二女，悉衣羽而去。日本《近江风土记》载，近江男子伊香刀美见八天女浴川中，潜取羽衣一枚藏之，女遂留为夫妇，后得衣飞去。欧洲有《鹄女》传说，大致相同。其根本思想即出于精灵信仰及感应魔术，盖形隔神通，故人兽可接，衣人人手则去住因之。或言古人多信怪鸟，因生此想，观上言姑获鸟信仰可见，然此种传说不仅限于鸟类，多有走兽鳞介化为人者，大抵原出于一，第以风土所习，斯生变化，山居者言禽，水居者言鱼，就各所见者而已。且审《玄中记》鬼鸟似别一事，殆因衣毛为飞鸟，脱毛为女人二语，而联引言之。今绍兴亦忌小儿衣夜露，谓九头鸟过颈血滴衣，令儿夭殇，即所云以血点其衣为验。日本亦谓当令儿夜啼，但不言何鸟，故意鬼鸟与豫章女雀传说未必相涉也。

越中又有《螺女》传说，言有农人畜田螺于缸中，每自田间归，则饮食毕具，异而伺之，有女自缸中出，为洒扫作食，既为所见，遂留不去，今儿歌尚有“曝曝曝，你那娘个田螺壳”之句，此即介类为人者也。此类童话，初由人力作合，而实有无限之势力隐伺其后，如失衣而女住，得衣而女去。盖民俗学中禁制，其律本于宗教，设立约束，逾越则败，中国有破法之说，殆亦其一例欤。

此外，尚有马头娘、盘瓠，又刘阮天台烂柯诸事，皆属世说范围，故今不及论焉。其言童话种类及与教育之关系，可检童话略论诸篇也。

1914 年 7 月

（原载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》，1914 年第七号）

孙毓修

《中国寓言》序[①]

《易》云：“称名也，小取类也，大喻言之谓矣。”是以风人六义，比兴为多。金锡以喻明德，珪璋以譬秀民，蜎蛉以类教诲，蜩螗以写号呼，浣衣以拟心忧，席卷以方志固。麻衣则云如雪。如舞，则云两骖。或以比义，或以比类，举一可以反三，告往可以知来。楚骚既沿其波，汉赋复宗其例。姬周之末，诸子肇兴。蒙庄造学鸠之论，寓言乃启淳于设大鸟之喻，隐语以盛。孟子言性，取象于湍水。公孙论名，借观于白马。遂使写物附言，析理者，畅其悬谈，义归意正，谲谏者，陈其事势。视彼风诗之婉约，不翅滥觞于江河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，岂徒有益于文章，抑亦畅发乎名理。记曰：君子知至学之难易，而知其美恶，然后能博喻，能博喻，然后能为师。故夫立言者，必喻而后其言至。知言者必喻，喻而后其理澈。魏文听古乐而思卧，庄语之难入也；宋玉赋大言而廻听，谐语之易感也。意生于权谲，则片言可以折狱；辞出于机智，则一字可以为师。往牒所载，此类实多，胥录成书，未之前闻。明万历间，宣城徐太元录《喻林》百二十卷，繁辞未剪，琐语必收。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盖足备摛翰者，临文之助，未能供读书者研几之用也。译学既兴，浅见者流，警伊索为独步。奉诘支为导师。贫子忘己之珠，东施效人之

①收录本丛书时略有删节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